



■ 作者洪浩, 81级热能, 现任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市政工程所所长

从母校毕业二十年了, 想起父亲从往日的健步到今日蹒跚的背影, 想起从听到儿子的第一声啼哭到今日朗朗读书的童音, 人到中年的感觉悄然泛起, 二十年前的青春年少, 恍惚之间不在了, 代之以对事业和对家庭的责任。在不惑的年纪中, 什么都可以忘却, 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不应该忘记; 清华的精神, 不应该忘记。

近日, 为筹办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热心的同学在网上互传着在清华念书时的老照片, 在今天看是一群那么朴素的学子, 班中同学当年学习勤奋, 身背书包, 披星戴月, 周而复始。每当下午四点多, 校园中响起乐曲,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操场上总是充满着活跃跳动的身影。晚自习后的学生宿舍, 少不了慷慨激昂的辩论, 或者是国事、体育赛事的神侃, 有善夜游者, 忍受不了熄灯后的煎熬, 打着手电筒藏在被窝中“苦读”, 比如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之类的经典名著。中国女排的第一次世界冠军, 曾让我们亢奋, 联合北大学子游行, 脸盆为锣鼓, 扫帚为火炬。台湾的校园歌曲, 曾风靡一时。那时圆明园的围墙还没有完全修复, 夕阳中的残戈断壁, 令人不忘国耻。荒郊野外, 没有闹市的喧嚣, 清新的空气, 吸引着不少学子, 锻炼身体, 漫步林中。到暑假, 如果有闲情逸致, 还可以在野地中钓到田鸡, 回到宿舍, 几个人



不忘清华人

美美地享用一锅鲜汤, 也算是偶尔奢侈一把。

有人对清华精神概括了三个特点: 一是耻不如人, 二是讲究科学, 三是重视实干。很多师长和学友的成功, 得益于这些精神。耻不如人, 从大的方面说, 清华人应站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列,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小的方面说, 无论在哪里, 清华人都要迎接挑战, 要站得比别人高, 看得比别人远, 因为百年历史的清华精神文化已然是在你脚下的基石。讲究科学, 清华的校风、学风熏陶着一代代人, 最主要的是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 独立思考, 不人云亦云。重视实干, 就是“不唯书, 不唯上, 只唯实”, 凡事从一点一滴做起, 不浮躁。清华的校友, 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把清华的精神也带到了整个世界, 清华人无论在哪里, 都血脉相承。

二十年前走进“工程师的摇篮”, 毕业后, 一直没有离开过专业技术,

也一直没有离开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989年研究生毕业初到中国恩菲, 被派到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我国的镍基地基层锻炼近一年, 企业中涉及热能动力的各类设施装备齐全, 从动力工程师专业的角度看, 是非常好的学习实践之地。企业在茫茫戈壁中拔地而起, 记载着我国有色金属工业从无有的光荣。浓郁的西北风吹拂着大地, 大地上的人们淳朴、直率、热情。当融化在其中的时候, 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有没有学士、硕士、博士诸多的帽子并不重要, 只有解决了实际问题才有真正的价值。

毕业后二十年再回到母校, 可能有很多同届的校友面熟, 但叫不上名字了。不要紧, “清华”是我们共有的名片, 我们不论走到天涯, 走到海角,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清华人”!

祝愿母校永远“清华挺秀, 华夏增辉”!

祝愿同学们珍重身体,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祝愿给予我们谆谆教诲的各位老师健康长寿!



我是怎么学起哲学来的

■ 作者卿文光, 81级经营, 现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放弃令无数青年才俊仰慕向往的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凭着自己对哲学的一腔热情而考上外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生, 专攻晦涩难懂且早已成了大冷门的黑格尔哲学, 这在当今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人人趋利避害唯恐不及的时代, 花最小的力气取得最大成功已成为青年一代的座右铭, 像卿文光君这样的疯狂举动就更让人有点不可思议”。

我的导师杨祖勋、邓晓芒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社科文献出版社05年2月版)所作序言就是如此开头的。老实说, 用“绝无仅有”、“不可思议”、“疯狂”这些词来形容我转行搞哲学之举并不过分, 这不仅是由于我转行前后的专业在诸多方面有极大的反差, 亦是由于我转行学哲

学的过程及我为此付出的代价都颇不寻常。

我在转行前的经历并非完全不值得一提。我1986年毕业时获优秀毕业生称号, 毕业论文被评为校优秀毕业论文, 并免试推荐至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读研。科学院毕业后, 我1990年3月考回母校经营学院读技术经济学博士, 期间还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我开始对哲学感兴趣, 并动了转行念头, 是在读硕士不久的1987年。转行费了11年才成功, 所付出的代价, 不仅是牺牲我原先已初有成就的专业和在此领域可以期望的美好前程, 更多的是这11年我为了学哲学、为了转行在身心两方面所付出的极大艰辛。为我的固执付出代价的不仅是我本人, 我还极大地连累了我的父母和师辈, 对此我至今仍有愧疚。那么, 我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转行学哲学呢? 简单原因可说是天赋性情使然。

除了在硕士期间学了点数学外, 转

行前我一直是经管类专业。我们知道, 经管类专业不是纯学术, 它更多地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对此我在本科读书时就初步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另一特点是, 从事该专业的人, 都应擅长和人打交道, 因此, 爱钻牛角尖的人, 爱穷根究底的人, 固执于理想和原则的人, 是不适合从事这类专业的。我意识到, 我的性情、性格决定了我更适合作为纯学术研究, 我只能以纯学术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自我对哲学感兴趣后不久, 对它就有强烈的自信。

学哲学我同样没有本科基础, 却为何对它会有兴趣和自信呢? 就兴趣而言, 我对抽象的理论问题一直就有兴趣, 上小学时就爱看报刊上的理论文章, 我想这可能是遗传了我父亲。那我对哲学的自信从何而来? 我想是由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我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 二是我兴趣广泛, 知识面较广。三是, 哲学和艺术一样, 学习它确实需要一点悟性, 对支配着历史、文化、科学、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某些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具有某种直觉能力, 它不是仅凭勤奋和小聪明就能有的, 这才是一个人对哲学会有自信(而不是盲信)的真正缘由所在。而我初学哲学后不久, 就意识到我有一点这种东西。举个例子, 我初学康德哲学时, 对它关于近代科学的理解很快就感到不满。我本能地意识到, 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不一样, 它有生命, 康德没看到这一点, 并且我还本能地意识到, 黑格尔哲学看到了并理解了这一点, 而此时我对黑格尔哲学还完全是一无所知。自我对哲学感兴趣开始的十年间, 学哲学之路异常艰辛, 而我所以能百折不挠, 除了我固执于原则和爱钻牛角尖的性格外, 主要也是由于我对哲学所有的这种确有由来并非盲信的自信。

由于许多人的帮助, 自1998年后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 走上了专业研究哲学的道路; 并且, 我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的造诣和成就近年来已开始得到国内某些权威学者和学术机构事实上的承认。如果说, 最幸福和成功的人就是那些经过努力而做到了其职业与其性情和兴趣都能相一致的人, 那我现在就是这种人。